缝纫机比幸子更诚实

缝纫机不说谎。

它虽是机器，却比踩着缝纫机踏板的女人更诚实，倾诉着女人的心事。

如往常一样，隔壁又传来了那声音。幸子无意偷听，本该加倍用力地踩动缝纫机踏板，缝纫机却只是故作配合，发出啪嗒啪嗒的声音。

像是被看透了内心，幸子不甘示弱一通猛踩。反正是借来的缝纫机，踩坏了也不心疼。她接的活是做女罩衫，一件一千二百日元。丈夫每个月都会拿回工资，孩子还没生，幸子本不必为柴米油盐操心，但整天游手好闲说不过去，她也想多存点钱。幸子一边想着，一边留意身后墙壁那边的动静。

公寓是两室户的逼仄户型。客厅兼餐厅只有六个铺席大小，脚踩缝纫机的幸子后背抵着白墙，墙上挂着西洋名画，不用说是复制的。声音总是从这堵墙背后传来。

忽然传来一阵激烈的声响，好像是玻璃器皿撞到墙上的声音，随后传来了男女争吵的声音。幸子的缝纫机不由得慢了下来。

“别开玩笑了！”

“‘瞅准机会’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说谁呢？”

“信不信我杀了他！”

这是男人的声音。

“再乱来就滚！”

“没有第三个人！”

“干什么？放开我！”

女人的声音也越来越激昂。

两人似乎纠缠不下，女人的声音柔和了下来：“当心玻璃！”

幸子从缝纫机边站起身，耳朵贴住墙壁。

“喂，当心玻璃，危险！”

“没关系。”

“早说了危险啦！”

“峰子……”

“阿信……”

峰子是住在隔壁房间的酒吧妈妈桑的名字，阿信是最近开始出入隔壁的青年男子，看起来像是工地的工头。他嗓门粗，沙哑的声音三天两头从隔壁传来，幸子一听就知道。

幸子抱着购物筐打开门，脚边赫然躺着一个装着垃圾的塑料袋。大概是隔壁的妈妈桑放在自己门前，被风吹了过来。幸子用指尖拎起垃圾袋，扔回隔壁门前。同样是垃圾，隔壁的垃圾似乎更污秽。

绿意所剩无几，街道上还能闻到绿叶的气息。比起沉闷的绿叶味道，幸子这时候更渴望闻到花香。记得去年这个时候，出了公寓就能闻到桂花香。曾几何时，周围带庭院的住户和空地一年比一年少，都变成了火柴盒般堆积起来的公寓。

幸子的公寓从西武池袋线大泉学园站出来步行五分钟就到。再偏一点，到三多摩一带，能找到更像样的住宅区，但丈夫集太郎说，上班时间超过一小时会很麻烦，不愿意搬，所以至今他们仍交着不菲的租金。丈夫所说的“麻烦”究竟是指工作上会拖后腿，还是晚上出去交际不方便，幸子不太清楚。眼下，夫妻两人住在小公寓里，每个月的赤字由幸子的副业来填，倒也并无大碍。

幸子瞟了一眼肉铺，钻进鱼铺，买了一碟鲷鱼杂碎。鱼铺里并排放着两盘鲷鱼杂碎，她认真比较之后，选了一盘，请鱼铺老板包好。碰到年纪相仿的主妇带着两岁半上下的男孩，她摸摸男孩的头，笑着打招呼。如果当时生下来，应该也差不多这么大了。那时她准备等到年底领了奖金再辞职，办公室的空调太冷，最后竟流产了。她觉得，那次一定是个男孩，流产后好长一段时间，一看到男婴儿就心中作痛。

娘家的二老也说，三十岁前一定要生头胎。于是幸子以身体不好为借口辞去了工作，过着“等待怀孕”的日子。

幸子目不斜视地走过书店和唱片店，进了蔬菜铺。她很少买书或是听唱片，丈夫集太郎也一样。

幸子拈起茼蒿和香菇，打开红色钱包的金属卡扣，取出折了两折的千元纸币。蔬菜铺墙上的镜子蒙着灰尘，映照出幸子面无表情的脸。

也许是没有化妆，幸子才二十八岁，这张脸已经丧失了活力。脸上明明白白写着幸子的生活：丈夫并不丰厚的收入，日复一日煮饭烧菜，洗衣扫地，还有家庭副业。幸子自己时不时也会深深叹一口气。

说不上幸福，也说不上不幸。只是，此刻纸币上圣德太子的脸，在她看来十分刺眼。

减价特卖的厕纸，幸子买了一大堆。拎着厕纸爬上公寓的楼梯，隔壁的门开了，正好碰见那男人离开。

刚和峰子柔声告别，名叫阿信的男子转过头就沉下脸，跟幸子擦肩而过。

而那个峰子，正半开着门，目送男人离去。她的头发被汗水濡湿，贴在脸上。不化妆的时候，浅棕色的脸像半个病人，一旦打扮起来，就判若两人。她比幸子年长七八岁，慵懒的神态，甚至是眼角的皱纹，都比幸子看起来更媚态天成。

幸子没有打招呼，回到自己家里，继续自己的零工。

想找个人聊天的时候，缝纫机就是幸子的伙伴。她会对着缝纫机发火，也会对着缝纫机碎碎念。平静下来，她还会趴在缝纫机上打个盹。

半梦半醒之间，幸子又听见隔壁女人的声音。

“谷川岳在哪里？”

“在群马县的上越国境。”男人的声音回答道。

“那就是要从上野乘上越线？”

“上野、尾久、赤羽、浦和、大宫、宫原、上尾、桶川、北本、鸿巢、吹上。”

男人的声音低沉浑厚。他报着一个个站名，仿佛在朗诵一首诗。这不是梦。声音是从墙壁后面，隔壁的房间里传来的。

“行田、熊谷、笼原、深谷、冈部、本庄、神保原。”男人的声音停下来。

不是平常那个男人，不是那个被唤作阿信的工头的粗嗓门，这个声音更浑厚。幸子仿佛被这个声音引诱，站起身来。

“新町、仓贺野、高崎、井野、新前桥、群马总社、八木原、涩川、敷岛、津久田、岩本、沼田、后闲、上牧、水上、汤桧曾、土合。”男人念完后，长长地出了一口气。

女人发出鸽子般的咯咯低笑，靠近男人。“记得还真清楚啊。”

“去爬谷川，乘快车太可惜了，要在上野乘慢车，一点点靠近那座山。”

幸子的身体离墙壁越来越近。

“想到山越来越近，就算爬过多少遍，还是会像第一次那样心跳。在土合站下车，抬头看见山的时候，自己都觉得脸红心跳。”

“真像个小男孩。”峰子的声音里也听得出雀跃。

“那山很美吗？”

“山都很美。不管哪座山，从远处看都一样，但自己一步一步爬上去，却大不相同，还有远处山脚下平缓的原野。”

从窗户照进来的夕阳，在幸子的身体上描绘出光与影的地图。

男人的声音含混又温柔。

“早上起来，远处的山，看起来十分神圣。”

“白天呢？”

女人的鼻音更重了。

“看起来很雄伟。”

“晚上看呢？”

“凄厉，让人心生恐惧。”

女人轻笑起来。

夕照渐渐被夜色吞噬，公寓下面传来孩子们的喧闹声，幸子仍旧靠在墙壁上。缝纫机上放着刚开始做的女罩衫，五点的钟声敲响了。

开门的声音让幸子回过神来。

正做着浅梦的幸子站起身来，往走廊张望。

披着睡袍的峰子站在防火梯上，举起一只手，男人正准备离开。

那是个穿着皱巴巴雨衣的年轻男子。只能看见他的背影，看不见他的脸。他举起一只手挥动两三下，似是在回应峰子，却并不回头。那只手修长秀美，不像是从事体力劳动的手。

很明显，这是另一个男人。峰子久久伫立，目送男人的背影。也许是夜色的原因，比起送别阿信的时候，此刻的峰子看起来更妖艳动人。“那个，我帮你垫付的煤气费……”

幸子说不出口，默默站住，她觉得自己看上去寒酸无比。“输了”这两个字，浮现在她脑海。

“家里的水最好喝了。”

丈夫集太郎一回到家，一定会先喝一杯水。他的意思，应该是指，比起公司里的水，比起麻将房的水，比起一家接一家喝过的酒吧，家里的水更好喝。“可都是东京都水管局的水”，幸子曾经不无讽刺地说。不过今天晚上幸子心不在焉，根本没有搭腔。

“我不是说过了嘛，我回来晚了，你就先吃。”集太郎看着没有动过的晚餐，抱怨说。“我可不是自己想，硬是被课长拉去的。”他做出砌麻将牌的手势。

“一个人没法溜出来，会被说三味线嘛。”

“三味线，这个？”

幸子模仿着弹三味线的手势，丈夫惊讶于她的无知。

“真是什么都不懂。一边打麻将，肯定一边说说闲话啰。”

“啊，麻将啊。”

“这种时候，才能听见真心话。上班族可不光是朝九晚五。”

“又去麻将房了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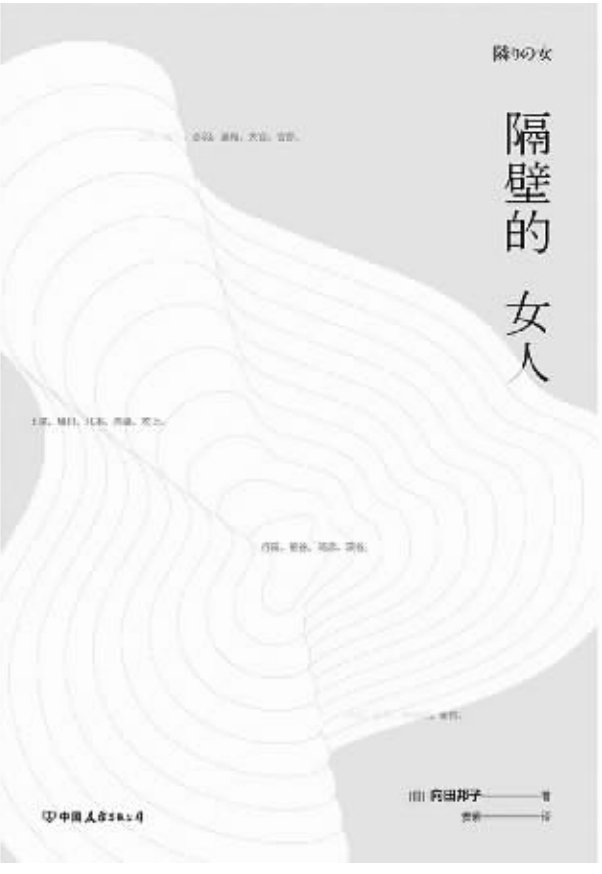
“总不能带回家吧。薪水低，老婆都要搞副业。”

“我可不是因为你薪水低才做副业的，闲着也是闲着。”

“那我回来了该收起来吧。”

平时幸子都会把自己正在缝制的罩衫收拾整齐，今天做了一半的罩衫却还摊开铺在缝纫机上。幸子开始收拾。

“好了，别当着我的面下功夫。我就是说说。”



《隔壁的女人》
(日)向田邦子 著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2018年3月

本书是日本国民小说家、剧作家向田邦子的短篇代表作，包含了五则小说杰作：《隔壁的女人》《幸福》《核桃里的房间》《木屐》，以及作者的绝笔《春天来了》。

这是向田邦子的世界，也是她的人生缩影。她用温暖的眼神看人类的哀欢，用独特的视角观察男性和女性，也用一根绣花针在日常生活的假面上猝不及防地刺出一个个小洞，让人同时窥见了人性向阳面和背阴面的风景。

向田邦子
(1929-1981)

日本著名剧作家、随笔家、小说家。她的电视剧以绝妙的对白、巧妙的构思被称为“向田电视剧”。日本最高荣誉的编剧奖“向田邦子奖”便是以她的名字命名的。1980年，她以三篇短篇小说荣获第八十三届直木奖，至为罕见。1981年8月22日因空难猝然离世。向田邦子是日本人的国民偶像，她生活的年代是日本人最为眷恋的昭和年代，她的笔下，更是写尽了昭和面目。日籍作家新井一二三称向田邦子是“大和民族的张爱玲”。